



不想长大

那树◎著

，和水草学习跳舞，难道，你就真的什么都没做吗？”鱼又想了很久，摇了摇尾巴说：“没有，

沙粒开始努力，向路过的客人们学会了很多种技能，终于堆积成一块大礁石，还吸引水草、寄居

满了水草的石头上，再也看不出当初一颗小沙粒的金华。

白山出版社



不想长大

那树◎著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想长大 / 那·树著. --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529-1388-0

I. ①不… II. ①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1081 号

不想长大

那树 著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 编: 110013

发行电话: 024-28865938

责任编辑: 林向阳

责任校对: 李国宽

印 刷: 四川经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X240mm

印 张: 16.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9-1388-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上 卷

我遇见
倨傲在青藤上的蜗牛
俯视空前绝后的征程
也绝不怀疑那
仿若柳暗花明的结局



1

沙滩上，只见半只鞋子，如同抛锚的汽车埋在风雪地里，晕头转向，凄然无语。

少年在出门前为家中祀奉点了一棵烟——临行时，他想起爷爷曾说奶奶生前也喜欢吃两口烟。他的孝顺使得亲人保佑了他。但此刻他是痛苦的，我还活着，我怎能还活着呢？他脑袋中的混沌剧烈的进行着布朗运动却还不太妨碍他想起……

遵循“契约”，戈壁找来符老汉开赴九山岛。大学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是不消他如此豪放开销，显然爸爸给的学费里挪用了一部分。鬼知晓这少年上荒岛要去做什么荒唐的事。

起初，他对老船工坐地起价收高费用怀恨在心，竟苦于不能不遵守“契约”。那时，他很担心事出蹊跷。“就算，人财两空。”戈壁索性喝起了渔民自家烧的烈酒，敞开救生衣，表示在大海中央他并不畏惧什么。他自己心里很清楚的，在大海中他未必敢游泳。

这个夏天，他有几次想死的时候却实在畏惧，倒不如主张粗心大意而丧生，好歹也是赴死。

老水手出身的符老汉风吹日晒几十年，赤裸裸的皮肤黝黝的发亮，额头布满很深的皱纹，汗水在里面流成河。他一回回不知道多少次端详过这红唇白齿的少年，看得出他心中也有思虑，只是戈壁猜不出老人心中是否包藏坏心。

但他心想，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这世间还需要畏惧什么呢，所以老人不言语，戈壁就独自喝酒。村酒辣烈香浓，勾得老船工馋虫，讲起自己的祖先是梁山泊里浪里白条的祖师爷！他一面说，一面也提起酒，便往嘴里倒进两口三口。他说“水许”里的英雄，他喜欢浪里白条阮小二，“水许”里英雄多……戈壁说是，是，说得极是，他们个个替天行道，义胆忠肝。讲了一通“水许”（《水浒》，符老汉不识“浒”字），戈壁给矫正了，不曾想非但没有不高兴，这矮矮的老汉竟夸奖戈壁。先夸他大学生读过书，再夸奖读书人将来诸如“工作分配”这样的好处——戈壁没有说“分配”那是上世纪计划经济时候的好事。他有个很坚持的想法，



当他自己大学毕业，大学生就相当于父辈时代的初中生了。

“相当于”，戈壁饶有兴致的思索，“相当于四条腿的蛤蟆吧。”不过，他又想起一首很少人知道的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何曾料诗人说蛤蟆也是了不起的，我是太小看它了，难怪人常说四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喝了些酒，符老汉说小船上了小岛，船费保准还他一多半，喜得戈壁又连连的将老汉家的酒倒来敬老汉吃。一老一少带着酒意豪放十足的对准大海比撒尿。要看究竟谁射得远一些。可老汉的尿都谢到了手背和裤腿上。戈壁念着“便宜一多半”的好处正寻思着说，您老这是尿大海呢，浩浩瀚瀚的就是您这一泡，却不料老汉解嘲道：“有风，有风”……他已经来不及说，因为戈壁已经来不及听。

他已经跌入蔚蓝的海里。

2

海碧午夜起程驾车，清晨又船行，一路向东，海陆颠簸。

海碧是她用过二十一年的名字，这一点几乎没太多人知道。不过说起“无同”，不少粉丝会为之抱着书，苦苦等她，只为签上一个名。这次出行，如果必要，她会用“海碧”这个名字，有时候她真的只想做回自己！然而如今的她，却被叫做“畅销书女作家”！

现在的她，住在鲸岛中部山区，交通不便利，也许是爱上深居简出的生活。

这四年，无同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其中两部都是她跑到东面，租下文县符老汉家临海祖屋写的。继成名作《问题少年》之后大卖的《心中还有理想城》；前年几乎毁她声誉的《嘿！好久不见》，评论家尖酸的认为无同完全不懂爱情里激情为何物！她不能否认生活的空洞使得创作力的下降——上一年，读不到新书的书迷们以为她失踪了。

这次为了去海岛，无同几个夜没睡好。

临行前忽然担心真出那么远的海不知道会不会晕船。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爸爸掌舵把几位渔民叔叔共同拥有的渔轮开到家乡炫耀。无同被抱上船，摇摇晃晃没几下就下来了，“看来我有晕船的潜质。”她暗暗担心，不过好久没去海边了，九山岛的海水和家乡那的海可不一样，这个蓝啊这个清；但是，都有牡蛎吃吧，那么海螺呢，别的海鲜无同也就一般般，海螺是顶喜欢的。“哈哈。”她还想起了礁石缝里的鸡爪螺，得带上尖尖的刀子——不，有牡蛎刀就够了……

不过她可是讨厌啊，那些牡蛎肥硕的季节。举着双手在崖石上撬开牡蛎丑陋坚硬的壳，汁水顺着手臂流到胳肢窝，那股臭味是洗十次澡还能闻见。

能做一个吊网就好啦，玩玩钓小鱼小虾，和小时候一样么。自从隔壁面哥哥家搬走了后，就很少动手自己做工具了。削竹签，做钓竿，织网做网兜。“矮油（哎哟），心情怎么会好成这样哈。”无同心想，这种开心太意外，她似乎习惯了阴郁的心情，所以竟想寻觅起一些小时候并不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来。小时候常常，常常做噩梦，尤其是一段期间父亲的渔船生意破产，那时候小海碧的梦里总是被人追赶，都是使劲力气往海的方向跑，然后纵身跃进大海。不过实际上却怕水，过漫水的滩涂要牵住妈妈的手，那是小时候。

“往矣，现在这种机会太少。生活太忙碌，心智也懒散了，不再做跑向大海的梦。”

出发前无同还看了老白的《痛并快乐着》。这本书发售时老白说也许十年后，二十后能心如止水的，那时候再出一本书，名字也许叫《闲——试着与生活和解》，无同觉得老白这书名起得很好。

不过此刻她有些期待起在海岛上，敞着帐篷，吹着海风，看落日余晖，这般与世无争的悠闲。因为常常觉得生活与自己处于对立，一面抗争，一面妥协。这二者关系，花了很多时间去想，去琢磨，无同感到好沉重。但大约是因为年纪不够涉世未深，不得捉摸。

倒是没有一点晕船。

可是上岛，第一件事是为了寻找传说中的淡水泉。于是抛弃沙滩踩进潮湿的丛草，揪着弄开藤蔓时就知道了，生活一直很艰苦，无论在紧凑喧嚣的城市，还是在山里，或者这里。费了太大的劲都没有找到符老汉老伴说的那眼在沙滩尽头藏在山口的泉。老爹的老伴韩大娘憋着嘴说一定有的，不止一眼，有三眼，山上山下还有两眼。

符老汉很想跟“闺女”讲话，却被老婆子抢了话，于是骂老婆子，你懂×，



你又没去过。

老婆子脸黑将，嘴哑然，溜到无同耳边却说出了大半个世纪前的秘密：“我咋没去过？我非得跟他去呵，四十年前追着我的……”“四十年”——人生说短真是不短，无同为之心惊：难道是历史的巧合，我今天也来到这里制造一个世纪秘密？四十年后回想今日……她口里又干又渴，想找水喝。

难道是没有淡水泉！

好找的，好找的。无同把大娘的语气学得很像很像，实实的吓倒了自己，一屁股坐在地上；但觉得实在不该泄气，便去登顶，到那视野开阔处放眼四方——因为全岛两个山峰都很低，最高的海拔也不过百米，而且沙滩的尽处就是一段岭。

上了岭是一条隐约的小路通向两峰，仅有这么一条道，山上长满不及人高的郁郁葱葱的野草。一路过去几乎少有高大的乔木，唯有营房那边密布着许多两三人高的野菠萝树，只有钻进它们气息缠绵的根里才能躲过烈日的晒烤。

无同知道所在的是某列岛的第九个卫星岛，所以叫九山岛。她边走边瞭望，在一个较高的地方她又一次看到列岛西南走向排列，呈狭长的L形，两端高耸稍宽，中部直角转弯处较低且窄小。在船行的过程中，无同困倦而放心地睡起觉。现在发现这一列排开的岛座座峰岭起伏，坡势陡峻。几乎都是由火山凝灰岩构成。恍惚醒来时候，符老汉跟她讲起岛中部那个地方。

那个符老汉指着叫钱仓的地方，再一次呈现在她眼下。那座岛上淡水最丰富，所以和九山岛一样，也建有军营。那座岛，白底红黑相间的花岗岩探出地表，一路展去如锦如画。

无同发现脚下的九山岛比钱仓岛要大些，从概念上讲有零点七平方公里。这零点七平方公里在国家地图啥都没有，但像现在这样一下子就有一种全部属于自己的感受。这种幸福就是一时之间我有好多好多，我说不出来它到什么程度，我好满足！

更令人为之疯狂的是九山岛尚未开发，保持原生态的淳朴至今。无论岛上的草木、废弃碉堡和军营，还有凶猛的蚊子，无同都喜欢。因为真实。她认为真实本身就是最罕见的风景，而旅行者不光靠双眼来欣赏。

无同想要的营地要最安静，略靠近山坳，其实就是那处解放军练过兵的营房。她一个人徒手走了半个小时来到那儿。青天白日的，不害怕那些废弃的营房。无同一间一间地走进去看这些空空如也的宿舍。整一排二层房子和水泥地院子，在暖湿海风的侵蚀下，石灰剥落满地。沿台阶往上还有两处房子，无同就想住在那

最上面。但是行李太多，全部还在沙滩上，藏在一块巨大的干燥的礁岩那。等人来了，时间还早就上山，时间不早，就在沙滩上扎营过一夜。

无同忘记了是来找淡水泉眼的，她登了顶又想下海。因为登顶之后，无同发现自己岛屿东面、南面、西面怪石林立，浪花簇拥，倒是异常壮观，可惜走投无路；唯有岛的西面，正对鲸岛文县，自己登陆的那沙滩，白沙细软如粉。六七百米长的沙滩，白细松软，干净得像一条丝带，都是珊瑚被海水冲刷后形成的。听说岛上的沙滩会随季节不同发生一些位移，沙滩的大小也会有点变化。但是等无同回首去看沙滩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沙滩全在一片密密厚厚的芦苇花的背后。时间还不到正午，太阳好心地躲进了头顶天心一团好不巨大的云里。

无同不知道也许大雨过一些时候就要来了。

“正是搞些生猛海鲜的好机会。”她忘记了想找到淡水泉眼后在那扎营睡觉的计划。

想着可能在金红绚烂的晚霞底下举杯，在漫天晶莹的星斗下歇息，和小朋友在同一片天底下睡觉吃饭，和青山树木海浪一起呼吸，无同好像将要融化，她兴奋得不停歇地往山下赶，要回到沙滩，回到那清澈得可以看见数米深的海里去。

后来，她从沙滩边往左走，要去挖牡蛎什么的，经过沙滩与礁岩区大约五六百米，一直走，终于遇见约脸盆大小的小坑清水，虽然距离海水只有数米之遥，无同大胆的尝了一口，却是甘甜如饴。

“不像符大娘说的那么好找。”

3

戈壁醒来首先懊悔自己不应该那样小看落水之前一秒，他心中还鄙夷人老了，裤裆子里的软掉了，自责一番，他发现圆月清丽入水却不在天上，是一汪沙子洞里的，敢情要比天上挂的那个好上一百倍。月亮在戈壁的心中竟都是寂寞的，他假装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将寂寞确立为自己的信仰，仿佛今年夏天之前的事，都是久远的事。

温暖的，淡淡的，这是淡水温泉。他心中少了几分悲森。但水洼子中月亮的美好消失不见，仿佛是随着那暖暖的蒸汽跑了出去，水中单单地呈现出戈壁的脸。几乎就在这一刻，他涌出所有残余在身体中的力气，像个哀怨的女人扬手打破水



注的平静。

这个夏天，他至少有一个了不起的决定，那就是他决定从某一天开始，他再也不用镜子照自己的脸。因为这张脸堪演韩剧主角的脸，展示的是来自她母亲那@#¥%“乱码”了的美，和父亲那洒脱得同样无法形容的神气。

好在肚子实在饿，打扰了他焦虑。听见肚子一阵呱呱叫，戈壁起疑自己活着倒是活着，却大概变成了青蛙一只。想到自己有可能是一只青蛙，他感到快乐，进而由这快乐瞬间驱散了痛苦。

“是转世了么？”他想：“若是转世，也不该这么紧赶慢赶，如果去过地底的世界，请让我先去找找她——但愿、她在天堂，最好应在人间。”肚子又是呱呱的叫，吵着他。“想必是被女巫施了巫术变成青蛙。那纵然如此我也该是王子吧，大理国段誉段王子，谁拍拍我的屁股，我准能还原的，我赏你黄马褂。”

但居然，戈壁还是昏了。

昏睡时，他梦见了自己年少时候的一些场景，非常清晰，这些场景都是平常他竭尽全力回忆却不能回忆出来的。现在，他很清晰地看见，他觉得也许是一种征兆，一种死去之前的幻象。

戈壁梦见自己成了《天空战记》里的男主角修罗王一平。他梦见自己昏倒在天空界是吉祥天小姐用一个初吻拯救了他。但是怎么可以，他不想是修罗王！修罗王不可以娶吉祥天！可连漫画的世界都不能如他愿……他希望自己是迦楼罗王！也希望迦楼罗王最后娶了吉祥天！他觉得吉祥天总爱搂着迦楼罗王的腰驾驭着朱雀到处奔驰……动漫故事都不能让他如愿，所以戈壁耿耿于怀。

戈壁历数起自己小小年纪时的两大梦想：他想成为大作家，然后把《神雕侠侣》里小龙女写死，成全郭襄和杨过，那么绝世的好女孩当什么尼姑，杀千刀的，实话实说他是痛恨金先生的；他想成为漫画家，这样可以在吉祥天身上多画一件衣服，免得暴露太多，白白便宜丈夫之外的男人，然后吉祥天嫁给了迦楼罗王！

如今世界耻于做文学青年。戈壁心中便开始只承认他的梦想是漫画家！但他又恐怕有两个梦想这事是天知地知。

“我有三个梦想。”

他不清楚大脑中哪部分在激烈的抗议，他微弱的气力振作出左手的三根手指头，其中将来戴结婚戒指的无名指最坚强地竖起：当他看见她的第一眼，他心田里绽放的那朵鲜花是任何画家用任何油彩都描摹不来的。那一年他十五岁！她小他一岁！

戈壁发现自己并未在计划之内死去，这意味着他将重新经历“不敢死”的懦弱。烦恼大过天，戈壁爬起学着和尚打坐。“和尚是这样便没有了烦恼的。”

起初走神：“这里荒无人烟，好，好在荒无人烟。”他几乎嘿嘿地笑起来，好像要暴露心怀鬼胎，究竟到此不见人鬼的地方想干一出什么样见不得人鬼的好事。

但少顷，他虔诚的入定，嘴中振振有辞，分明看见了一番仙家的世外桃源。

那金光之下是洞门，门内有径，径欲曲；径转有屏，屏欲小；屏进有阶，阶欲平；阶畔有花，花欲鲜；花外有墙，墙欲低；墙内有松，松欲古；松底有石，石欲怪；石过有亭，亭欲朴；亭后有竹，竹欲疏；竹尽有室，室欲幽；室旁有路，路欲分；路合有桥，桥欲危；桥边有树，树欲高；树荫有山，山欲深；山下有屋，屋欲方；屋角有圃，圃欲宽；圃中有鹤，鹤欲舞；鹤抱有客，客不俗；客至有酒，酒欲不却；酒行有醉，醉欲不归。

“倒有几分和尚样，这同学是佛的弟子不成？”

戈壁以为是幻觉世界里有人物出现，争辩：“早已与佛主闹翻，它若是有法力就不该让美丽的花朵从人间枯萎。”

她感到这孩子有趣，便逗他“花外有墙，墙欲低”，方便你家的女人红杏出墙？还有酒行有醉，醉后欲行不轨吧——她平时是绝不会这样说话的，现在她总想演一个“非本我”的角。

一个女人的声音。一个女人！

戈壁演算出对方是女子的速度也不慢，顺畅得不需要任何转弯，结论没错，顺理成章。可是这里怎么会有女人呢，荒唐？！但，世界不是从今天开始荒唐，而是从有人类历史就开始有荒唐的记录。也许戈壁正在自嘲。缓缓的，他睁开眼睛，假装：镇静，老练。

沙滩上有一长长的影子，月光下斜仄仄。戈壁低下头问，你是谁？这是暗号，接头暗号。生我之前我是谁，生我之后谁是我。这也是暗号，确认的暗号。

戈壁略微转向，一个女子便被他看见，全不是往日视频中的所见。

她身着洗水做旧处理的纯棉磨破优质海魂迷彩机车宽松衬衫，胸口半敞开着，露出里面是抹胸的黑色背心。袖子算是长袖，但她卷起来却非常帅气，加上下身一条坚实的深色短裤，一对儿赤裸的美腿，美足蹬在干净利落的黑皮靴里，那么妖娆地矗立在戈壁眼前。

木婉清！这网名便是依着戈壁的兴致取的，他自己叫段誉。在戈壁的心中，王语嫣嫁给他表哥也就好了，木婉清却非要娶到手，他多恨金庸！明明，最后段



誉不是段正淳的儿子，小说为什么不继续写下去！

“……段”，她本来是想一如 QQ 上的聊天口吻说，“果真是段郎？”站在真人面前，她完全讲不出那样的话来。她听见的是自己的心，于是蹲下柔声问，你、你感觉好一些了吗。我给你煮了热汤。

类似千里迢迢见网友这种荒唐事情，本该首先把生命置之度外，戈壁算是有幸活着见到人类。

4

戈壁在高考后的这个暑假认识网友的。

等待开学的日子实在冗长而无聊。最痛苦的是，“陈诺好”，他确定自己再也没有能力找着她！

他再也找不到她。就这事，戈壁问过外公也问过小阿姨。他的外公和小阿姨都讲，那一脉虽然也姓陈，但却是不同祖宗的，几乎少有往来。后来，搬去哪里了也是没听说。戈壁曾向街路上的人打听，却说他们一年没见几回。夫妻都是教书的，她的外公竟是城里某中学的高干。因为他的妻子总是与乡人格格不入，他也随之与人疏远了。总之，他们可不是农民。很少见。不见得爱与人交谈。他们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两条腿都是泥，他们是鸡窝里的金凤凰，哪会不飞走。

然而戈壁的疑惑在于，陈老师一家的搬走为什么不在更早之前，而偏偏是在女儿陈诺好摔伤，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搬走，莫非这代表着噩耗！

这种想法让他失魂落魄。

常常失眠的戈壁又不期地梦见那个场面，那个当他醒来后，想都不敢去想的场面。难道她死了，我却活到了今天，戈壁责问自己。想要的答案没有，家里却陡然变天。

父母宣布：“和平分手”！

具有知情权的儿子，事先并无知情，戈壁愤怒了，他认为这就是“被遗弃”，他一滴眼泪都不舍为此而落，冷酷地说：“谁也不跟，自己自立！”

爸爸只知道儿子一向沉迷阅读有关美国的书，却不曾想到他说出的话中竟然带着“美国的精神”，在决定是否“放手”的迟疑中，父亲大概发觉了儿子的模样实在太像自己，又太像他母亲，他为此动容了，泪水就在眼眶中，他猜这孩子准

有出息！

戈壁深味悲伤，出离愤怒，他感到这个家是一刻都待不住了。非得离开故乡！再也不能回来！就像一个婴儿分娩出来截断脐带，抛弃龟吸，学会自己用鼻子去呼吸。

但是戈壁迷惑起人们的婚姻越来越不能长久，人们轻则抱怨说它是围城，重则诅咒它是爱情的坟墓！

为什么呢！

戈壁关起门来，找他将抵达的那座城市的女人网上聊天。资料只有两项，显示着：女。一百八十一岁。连QQ名都没有，只有一个小白狗的头像。

这个“老而不死的女妖精”，因为发现对方竟然是自己的小学弟……

戈壁不久就感觉到这个被自己命名为“木婉清”的女人真的很有学问。

她已经去过美国，也游历了西欧列国。这个夏天她波兰的华沙也去了。她说华沙街道两旁石头都是凹凸不平的，上世纪留下的弹痕还累累，伸手能触摸到历史。那是座能让人有梦幻的城市，却还等待着重生。

她说，像姐姐喜爱弟弟那样子喜爱戈壁，却又渐渐纵容这孩子。他们从地域文化开始聊到人的精神与理想。

渐渐地，他会聊起一点点关于青春期男生和女生的身体。在她看来，这点岁数的孩子竟能从嘴里说出那许多见识的话是令她喜悦的，他从课外书本上所涉猎的且深且广。在“木婉清”渐渐地读到戈壁抄给她的散文与诗歌后，她常常想念他，想着能见到他，她的嘴角挂着新鲜的笑。

就是这样开始，始于戈壁去见他的网友，在她指定的地方。一座从鲸岛开船还要一个钟头的小岛屿；他自己也猜或许还要背着“王语嫣”……也未尝可知，时间是当他的学校进行着新生军训的时候。

5

无同庆幸小学弟的孤陋寡闻：但凡他对近年的畅销文学少加关注……但说起来，这不是命运使然又是什么，假使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又怎么会有这样一次生命的邂逅！

旖旎的或者致命的，那便看造化了。沐浴好更衣后，无同一面从帐篷里探出



脑袋一面在心里反复地说服自己放下戒备来享受时光。她仰起头看见月明星稀的天空下，山愈发墨绿，天愈发靛青。

戈壁是歇斯底里过的，对于“被救”一直愤怒。无同当他酒醉未消，只是默然不理。但戈壁一再地不能安静，又总是徒然悲叹“死一次需要莫大的勇气”，使得她竟不知因何而内心有些窝火。

“你不要生命，就当这命是我的，从此你不是你，你与这皮囊无相干了！”

戈壁眼里跳出一道光彩，他本觉得这一两年自己是一个逃匿的“凶手”，因为活着却没有勇气担当而自觉耻辱，现在终于有一丝一毫继续活下去的理由，这生命已经死过一次，现在活着的是别人的。

他安静下来开始贪婪的享受美味。

喜欢吗？无同说那恶心的生牡蛎。小时候，她就只敢舔一下阿爸的筷头，然后赶紧把舌头在嘴里严严的藏好，然后眯着眼睛从手指缝里看着阿爸美美的吃那种恶心的东西。

什么味道？无同花费好大的力气，敲下礁石上的牡蛎，就是想看看到时候那个小男生到底敢不敢像他父亲那样，生着吃，一次吃个不停。

很不錯，真鲜美。有一股淡淡的金属味道。戈壁有意咂巴几下。

无同心内大惊，怎么会有淡淡的金属味道？这话隐约听过。

她没来得及惊喜小男孩那种和他阿爸一样会生吃牡蛎的本事。

难道那就是子弹穿过咽喉的残留余味？她猛然想起海明威——在暑假里，谈到巴黎的时候，“段誉”就提到了海明威的散文集《流动的盛宴》，让他有一些旧巴黎的书面印象。海明威在巴黎写作的时候常常在小酒吧或者咖啡馆点一碟牡蛎，他就迷恋牡蛎并且用“淡淡的金属”味道来形容牡蛎的味道——那个开枪自杀的大作家！

谈到海明威、《流动的盛宴》、巴黎的那一天，她记得自己还和他说起了华沙，她告诉他，华沙不像布拉格和维也纳那么美，但是华沙有她的故事。无同记得，他当时回了一句，我懂你，你是说你有自己的故事，你期望重生。

熟悉的感觉，就是QQ上聊天的感觉。

无同戴着波西米亚民族风的泰国芒果木手镯。糖果彩釉开口镯。有墨绿色、有酒红色、有湖蓝色和白色的右手紧紧地攥着波西米亚风圆领黑条纹不规则沙滩裙，左手拿着其它东西。透过篝火，头发依然湿漉漉的无同在样子上显得有些委屈。

戈壁身上穿的还是落了海的那一身，全身上下是黏乎乎，别提难受。

岛上那些饥渴得要命的蚊子，个头大得三两只就可下一碗很足料的血肉模糊汤。它们早就乱哄哄地觊觎着戈壁的血和肉，倒是奈何不了篝火的热量，不敢一拥而上。不过也有大胆的却是吃饱喝足了。

无同对他那狼狈样，又见不忍，才笑了，说果然是“很段誉”。她的笑有些太过于满足了，她感到，所以无同随即让那笑颜消失，然后果然“很木婉清”的挥舞砍刀去剖开椰子。

就这样，像经历一种程序之间的翻译。

他们就在现实中熟悉起来。一个段誉，一个木婉清。她让他去洗漱，给他预备衣裳。

6

这是那渡口买的吧，我看这里沿海经济也不发达。无论卖场、饭店还是居民的住宅都是竹子搭建的。不过到了夜晚，风来月到，篱笆墙、女人和狗一样不少，我真想在这样的地方长处下去，戈壁说。

无同大口地喝着，并不反对他说话。

戈壁就继续说，在对岸，我听见有个女人的声音喊着杯杯，杯杯。我在想会不会是你，但是转头没看见，又找了一些路，也没看见你。但我一直以为是你！我在渡口遭遇了一场雨，听你的话进了那家名字有趣的“牛饮下午茶”，找你说的老店主符老汉。雨停了，风还没有停，我想应该马上就会停风的。于是跑去付钱，然后我在柜台上就发现了这个，所以我猜你一定已经来了。

我撕下来了，撕碎了一个角。戈壁说，落水前我放在裤兜里，现在湿透了。不过我还记得在椰香公主号甲板上写的这几句。

这时，无同意识到，“天哪！我不是有天赋的演员。”她心中叫苦，我演冷酷的木婉清太累了，因为她确实喜欢那几句简单的诗。

“云飘在天空，带着海的梦。

“同样都是蔚蓝，却有着不同的暗藏。

“是谁包容谁，还是谁征服谁？

“雨是天空的兵，却壮大了海的声音。”



这是一首蓝色的诗，天蓝，海蓝。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为什么，无同一开始就想这首简单的诗像是为自己写的，因为她的本名就是“海碧”。二十四年前，一个女婴呱呱坠地的时刻。然后这个让全家被罚没得一贫如洗，粮仓空空如也的小女儿被起名叫“海碧”。

戈壁朗诵完这首诗歌的瞬间忽然在内心发觉：其实在海中央看见蔚蓝海水的时候，他似乎动摇过——在暑假里，他只觉得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也许就是暗沉沉、黑乎乎伸手不见五指的死亡，但是到了大海之上，他感受到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妙，这都要活着才能领略的。

无同见他不言不语，把巨大的椰子塞给他。

段……段公子在甲板上淋着雨了吗？

戈壁说，该死的台风，好多人还在海峡那边。

无同听着，浅浅地吸一口椰子汁，前额的发就顺势垂下。

二十四岁的女人真的很美！

戈壁看着无同，回忆起暑假那些日子的交谈，感觉真的不虚此行，就算像猫一样若不一一的将生死置之度外，便徒有无聊的九命。

椰子的故乡哪里来着？无同问。

“马来半岛吧，很难考证究竟什么时候它们迁居到这里的。史书记载这里生长椰子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朝。‘鳍州多椰子叶，昔汉成帝时，赵飞燕立为后，基妹合徒献诸珍中有椰子席，见重于世’。”

无同想插一句，汉成帝不是个好家伙。却怕记错历史张冠李戴而见笑，未说。

苏东坡被贬谪南方时十分喜爱椰子树，还格外喜欢喝椰汁。曾在诗作中写过“美酒生林不待仪”，他说，椰林中有的天然的美酒，不必依赖夏禹时代的造酒专家仪狄来酿造美酒了。我第一次喝。戈壁说。

那你喜欢喝吗——话中少少的洋溢少女般的兴奋，她自己还没觉察。非常棒，味长。戈壁的手打了OK，只听无同笑。你还学北方音，是这样：“味儿长”……你试试看。“味长。”戈壁舌头生硬，打不起该有的卷儿，逗得无同放声笑。

戈壁难为情死了，急忙捧起椰子遮羞，又灌了两口。

渐渐地两人感到将网络中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全然地接了轨，内心的情感实现了软着落。

“这个边陲岛屿土著苗黎文化很有研究价值。不过我觉得最让我痴迷的是这儿有中原文化所不具备的天涯文化，这是更高层次的文化，确切点说它……”险

是有些被呛着，他抱歉地咳了几下子。

瞧你，瞧你。老学究，您慢点喝。

戈壁说椰子是要这样喝的，符合椰子他老人家豪放的个性。又说，诸子百家什么子都有，唯独缺了个“椰子”，那就我来当！真不要脸！无同说，魔术似的掏出一根黄瓜，你当黄瓜子凑合吧。她大口地嚼起来，就像小时候那样，吃相恶劣却饶是津津的有味。

戈壁看得呆了不知道接下去怎么说，总不能一直老学究下去。他打听起符老汉的消息，他还说到了会免掉我一半的钱。

钱！无同又如戏法一般，把那符老汉向戈壁收走的钱不少一分地还给了他。

什么，什么呀，他……

……

他说不上话，她也说不上话。

戈壁这才明白这一点，如果不是有可靠的符老汉，无同必定不会来九山岛，难怪符老汉自始至终没有一刻不在打量自己，想来那都是在“安检”！

说点什么呢……戈壁说。

“我想叫叫看？”

“什么？”

“你听着。”

“段……”无同还是唤不出这名字来，感到这里太安静了，哎呀，我可不是什么好演员，木婉清不是我这样的！

只有火在噼里啪啦地烧。

这些年来，无同很少为喝茶而喝茶。今天有风有月有大海有沙滩有篝火有“小童”。

“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

“苦丁者也。”戈壁说。两人默契地笑。

“我大学里第一个新朋友叫张书楷。他已经请我喝过。我看他的样子，关公巡城、韩信点兵，然后闻香，然后品茗跟着再一口吸干。他扬起头，长发飘在空中。他有突兀完美的喉结，身高一米八二，煞是英伟帅气，只是消瘦了一些。他是广东人，说这叫喝功夫茶。不过里面放的不是苦丁呢，是铁观音。”戈壁说铁观音的时候他仍有些惭愧和顾虑，喝茶这种高雅事情他还不热爱。

无同在他身边，右手支撑在沙地里，左手托着下巴颏，三四个指头悠闲地敲